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錄監生臣沈立銘

佛祖歴代通載卷十一

元　釋念常　撰

唐

姓李氏王土德都西京　雷氏曰神太高則中睿玄肅代德順憲穆敬文武宣懿僖昭哀濮亡

唐主二十二

二百九二

戊寅高祖神堯皇帝淵改武德　字叔德隴西成紀人其先武昭王李暠之後歆生弘農太守重耳耳生金門鎮將熈熈生天錫錫生虎西魏賜姓大野氏官太尉與李弼等八人佐周有功為柱國號八柱也虎卒周追其功封唐國公公生昞襲封唐公高祖父也仕隋為安州總管生高祖於長安紫氣充庭體有三乳性寛仁厚又襲唐公隋恭帝進封唐王既太宗世民知隋必亡謀舉大事祖從

之秋七月舉義兵冬十一月克京城明年夏五月恭遜位于高祖即位於長安改國號唐在位九年壽七十一崩葬獻陵内禪太宗太宗佛心天子也創基定業廓清方維傳世二十二凡二百九十二年自開闢以來有天下者俱未若唐甚盛也吾教盛衰常與帝道相望由是内外護聖賢之多典章之脩亦無出此朝故於唐頗稱全書幸名教君子與夫吾屬後之來者有以稽考焉

七廟制東西直排皆面陽明始祖居中三昭居左三穆居右次序如是

帝受隋禪百官拜舞僧但山呼拱立一面鄂國公尉遲敬德金吾衛將軍劉文靖奏曰僧未登聖俱是凡夫何乃高揖王侯父母反拜孰可忍也帝令定儒釋優劣編

入朝典議訖表聞不合拜上

己卯定租稅法

甲申七年二月丁巳高祖釋奠於國學召名儒僧道論義道士劉進喜問沙門惠乘曰悉達太子六年苦行求證道果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故經曰求無上道又曰體解大道發無上心以此驗之道宜先佛乘曰震旦之於天竺猶環海之比鱗洲老君與佛先後三百餘年豈昭王時佛而求敬王之道哉進喜曰太上大道先天

地生欝勃洞靈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也乘曰
按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本周易五運相生二儀斯闢
妙萬物之謂神一陰一陽之謂道寧云别有大道先天
地生乎道既無名曷由生佛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車胤
曰在已為德及物為道有頂戴金冠身披黄褐鬢垂素
髪手執玉璋居大羅之上獨稱大道何其謬哉進喜無
對已而太學博士陸德明隨方立義徧折其要帝悦曰
三人者皆勍敵也然德明一舉輒蔽之可謂賢矣遂各

賜之帛

乙酉太史令庾儉耻以術官薦傅奕自代奕在隋為黄冠甚不得志既承革政得志朝廷及為令有道士傅仁均者頗閑歷學奕舉為太史丞遂與之附合上疏請除罷釋教事十有一條其畧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經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而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偽啓三途謬彰六道恐詸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究根

源信其矯妄仍追既往之罪虛擬將來之福至有躬造惡逆觸法抵刑方乃獄中禮佛口誦梵言曉夕忘疲規免其罪且死生壽夭本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君而愚僧矯託皆言由佛竊人主權擾造化理其為害政良可悲也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自五帝三王皆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始立胡祠令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已前不許中國之人髠髪出家洎苻

石亂華乃弛厥禁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梁武齊宣
尤足為戒昔褒姒一女熒惑幽王致亡其國况今僧尼
十萬刻繪泥像以耗天下者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
夫婦十年滋産十年教訓自可足食足兵四海免饑食
之患百姓知威福所自則妖妄之風息而淳朴之化還
也且古今忠諫鮮不逮禍近北齊章仇子他獻言僧尼
糜損國家塔寺虛費金帛為諸僧尼附會宰相依託妃
主陽譏陰謗子他卒死都市及周武入齊首封其墓臣

雖不敏竊希其蹤疏奏不報

丙戌九年太史令傅奕前後七上疏請除罷釋氏詞皆激切帝春秋高而優柔無斷頗信之以其疏付羣臣雜議大臣皆言佛法興自累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廢棄獨太僕卿張道源附奕稱其奏合理宰相蕭瑀廷斥奕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事君此則忠孝之禮著臣子之道成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

所親瑀非出於空桑而反尊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曰地獄正為此人設也已上見舊唐史

帝復以奕疏頒示諸僧問出家於國何益時法師法琳者姓陳氏頴川人祖因從宦寓襄陽後住長安齊法寺作破邪論二卷博引圖史及道教經籍大略申明佛教徹萬法之源而孔老立言特域中之治未暢遠塗非盡究竟之理凡出家者守志明道弘善興福啓廸昏迷利國非淺法師明槩作決對奕謗佛僧事八條法師惠乘

作辨正論十喻九箴破道士李仲卿十異九迷之謬琳等奉表奏上并致啓秦王而門下典儀李師政著內德論三篇開陳佛化之益仍自序而進之其詞曰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絶塵厥軌清邈而難蹈華夷仕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沈思而察苦空無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亡

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敬僧睿惠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掃氛祲清八表救塗炭寧兆民五教惟敷九功惟叙總萬古之徽猷改百王之餘弊網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芟夷

羣惡迸四部之穢蕩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
德崇高昊天罔喻但縉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
論蠭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
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茍明偏見未申通理博考興
亡足證浮僞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
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
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咎
佛僧實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臣民戒本防非

何損治于家國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福無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無以致遠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增之無筭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為違之而暴亂未有遵之而凶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有謂正覺為妖神比淨居於淫祀訾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迷民興謗反功德以為尤此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切磋所惑

積稔於茲信隨聞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訾而不信今則篤信而無毀近推諸己廣以量人凡百輕毀而弗欽皆為討論之未究若令探賾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篤敬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鈎深識不臻妙少有所聞徵去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辨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辨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覈之以羣言考之以衆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析滛祀之虛非徒有斯意實乏其材屬詞鄙陋援證膚淺雖

竭愚勤何宣聖德庶同病於未愈者聞淺譬而深悟也

如藩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之飡儻救餒於溝壑

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案顧贍菲薄良足陋矣内德論辨

惑篇第一其畧曰有辨聦書生謂忠正君子曰盖聞釋

迦生於天竺脩多出自西胡名號無儔於周孔功德靡

稱於典謨實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逮攝摩騰之

入漢及康僧會之游吳顯舍利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

自茲厥後乃尚浮圖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類王侯之

居既營之于爽塏又資之以膏腴擢脩幢而矅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臣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在何遵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絶鑄貨泉可以無費毁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為之貴廢僧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税壊塔以補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詣闕而効愚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利民矣吾子以為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過歟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

由聞法之遲晩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飡而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傅君者又甚於曩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辯傅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傅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而開伯業日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

為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為勝不計於遐邇若夫尚仁為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勸為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但褊淺而未深至齷齪而不周廣其恕已及物孰與佛之弘乎其覩末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析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絶羣之駿非唯中邑之産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

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此而為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為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疎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内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此方矣傳計詩書所未言以為脩多不足尚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夫天文歴象之秘奥地理

山川之卓詭經脉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有時而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范范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楷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末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通蔽豈得以詩書

早播而得隆修多晚至而當替人有幼噉藜藿長飯粱肉少為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粱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化身示隱顯之迹法體絕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赴感計修促于來去乎傅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夫釋老之為體一而不二矣同躅有欲之累俱顯無為之宗老氏明而未

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無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無是理非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既同衆狙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旨漆園内外之篇雅奥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嘗讀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呰訾之哉抑又論夫死生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黄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煕若耳聞而放

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相師則師不可毁謍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此其末思之甚也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猫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神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惠遠之儔高德高名非醉非狂豈容捨愛辭榮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

士民營魑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烟霞之表並稟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耳又傅氏之先毅字武仲高才碩學世號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揆傅令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為毁佛謗法與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令闞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

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法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闞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實之以為大訓何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傅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為國謀而不忠乎為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觀思患而豫防惟百齡之易盡嗟五福

而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迍而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濟藉信翮以翱翔宜轉咎而為福何罔念而作狂也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天下僧尼二十萬衆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名士隣有逆兇而逐已之順子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衆非雲集於一邑實星分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關河無徵發之威權有憲章

之禁約縱令三五兇險一二闌提既無緣於烏合亦何
憂於蟻聚且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家寧
求帶甲之用何乃混計僧尼之數當同梟獍之黨架虛
以亂真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青衿
有罪非關尼父之失皂服為非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
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人稟
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之源而令染於
惡人不皆賢法實惟善何因惡惡而反善咎人而棄法

若夫口談夷惠而身行桀蹠耳聽桀蹠而口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篤信于妙法不苟黨於沙門至於耘稊稗以殖嘉苗肅奸回以清大教所深願矣所深願矣傅云道人士梟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道離貪逆若云貪菩提道逆生死流則傅子與言未及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典可得而究蠉動之

物猶不加害況為梟獍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為況

為禽獸之心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匹聚塵之下物援

有道之賢俊比無知之庶類毀大慈之善衆嬈不祥之

惡鳥謂道人為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

正頓如此乎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法

去鬚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

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

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

得一槩而訶毁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傷則甚矣剔鬚落髮損乃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知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為過湯恤烝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摩頂而至足況夫上為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毁何足顧哉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泰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為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泰伯可謂至德矣其故何也雖迹

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骸而德全乎三讓故泰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搢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延歷刼之深慶其為忠孝不亦多乎浪謂沙門為不忠未之信矣傳又云西域胡人因埿而生是以便事埿瓦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摸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埿瓦或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綵

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為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邪親不可忘故為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申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為過者故亦以惡為功矣傅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又謂能仁設教皆闡滛虐之風菩薩立言専弘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妲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

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為道慈悲喜捨齊物而等怨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既弘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經甚戒之矣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苞籠羿浞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遵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以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計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启從洛汭之歌楚子違乾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為益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遏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

為損無之為益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佛何讎而誣之至此佛何負而疾之若讎乎傅又云未有佛法之前前皆淳和世無簒逆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簒逆寇賊姦宄作士命於臯陶玁狁孔熾六月勞於吉甫而傅謂佛興簒逆盜法佛猶戒之豈長簒逆之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為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

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為褒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心伏而色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道自佚忽於所未究翫其所先述悖正法而異論受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之玄遠乃知釋教之忠質豁然神悟而理擄足以蕩迷而袪疾雖從邪於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來戒以為口實矣

論曰昔司馬文正公譏元魏崔浩昧於擇術若傅令者不善擇術尤可數也方天意大啓唐祚而太宗以大權聖人示現出世為千載道德盛明之主豈易遇哉有文中子者身任百世師儒出河汾閒凡太宗一時宰輔若淩煙閣上諸公皆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當是時使傅令稍知向方預出王氏之門則其施設縱非公台之任亦不失為名卿士大夫徒以太史占候下技位貌既卑無以自逞乃以夙昔私憾謗黷大

教規竊聲譽及太宗登位天下文明諸公雍容廟堂論道經邦制禮作樂雖堯舜之運亡以加也此時奕之學素荒而伎且索矣抱慚自廢于家其無聊而斃也可知矣妙哉李君内德論熟覽之盖天下精識讜論也其通命一篇以儒所謂命釋所謂業原始要終合而通之尤為警絶惜辭多未能具載云

是歲夏四月太子建成秦王世民怨隙已成將興内難而又邉境屢擾軍國務殷傅奕妄生毀佛乞行廢教之

請復云云未決及法琳等諸僧著論辨之合李黄門内德論同進之于朝帝由是悟奕等謷道毁佛為協私大臣不獲已遂兼汰二教而施行焉五月辛巳詔曰

釋迦闡教清淨為先遠塵離垢除去貪欲所以弘宣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庶品是以敷演經義檢括學徒調懺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大覺遷謝道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損乃以凋殘之侶規自尊高游惰之民苟辟傜役妄為剃度名號出家嗜欲

無厭營求不已致有出入閭里周旋闤闠驅策畜産聚
積貨財耕織為生估販為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
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或有躬行刼掠身自穿窬造
作奸訛交通豪猾毎罹憲網自蹈重刑瀆玷真如虧損
妙法譬夫稂莠有穢嘉苗類若淤泥混乎清水又伽藍
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清近代以來多立寺
舍不求閒曠之地唯趨諠雜之方繕綵崎嶇甍宇殊拓
錯舛隱慝誘納奸邪或有接延鄽邸隣近屠沽塵埃滿

室腥羶盈路徒長輕薄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老氏垂化本實冲虛養志無為遺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應期御宇興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止供給衣食不令乏短其不能精進無行業弗堪供養者並令罷遣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教法違制之事悉宜停斷京城留寺

三所覲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毀之六月四日秦王以府兵平內難高祖以秦王為皇太子付以軍國政事是月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二教詔甲子高祖遜于位稱太上皇太子即位于東宮是為太宗

丁亥太宗文皇帝世民改貞觀高祖次子厥性仁賢輕財重義隋末起義兵高祖謂之曰破家亡軀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焉肇興唐室皆太宗之功也武德九年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死八月受禪即位制禮作樂選賢任良與公卿大臣論議政事呑蝗以拯年穀之凶其叡德如此用魏徵李靖房元齡杜如晦等諸賢為相尉遲敬德劉文靖為將在位二十三年

帝對羣臣太息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徵對曰大亂之治譬飢人之易食帝曰古不云乎善人為邦百年而後勝殘去殺徵曰此不為聖哲之論聖哲之治其應如響蓋不其難僕射封德彞曰不然三代之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足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黄帝平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德顓頊征之

既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樸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之哉德彝不能對然服以為不可帝雅以傲對為然他日帝嘗召傅奕賜之食而謂曰佛道微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汝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西方桀黠欺誅夷狄及流入中國尊尚其教皆邪僻纖人摸竊莊老玄言飾其妖妄無補於國家有害於百姓帝惡其言不答自是終身不齒

已丑放宫女三千

七月蝗害稼帝在苑中掇蝗而言曰民以穀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汝而有靈當食朕身無害吾民將吞之左右恐致疾遽求代帝曰所貴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由是終帝世蝗不為害冬十二月癸酉詔曰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兒戎致兹明罰其有禁犬嬰此湯羅銜鬚義憤終乎握節各徇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来逝川斯遠切恐九泉之下向

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氷炭愀然疚懷無忘興寢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變灾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量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院宇具於事條以聞稱朕矜哀之意仍命虞世南李百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為碑銘以紀功業已上見舊史

庚寅　禁笞背法

十月天下斷獄死罪二十有九人東南薄海西極于嶺北窮玄塞戶不夜閉旅不齎糧取給於路米斗三錢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衣冠帶刀宿衛帝喜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朕仁義之效也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因追念初平天下時手誅千餘人不及享太平即以御服施諸寺命僧禮懺薦擢焉

辛卯詔僧尼拜父母

壬辰　縱死囚四百還家

癸巳七年三藏法師玄奘游天竺求法達于王舍城奘生洛州偃師陳氏隋季出家具戒博貫經籍每慨前代譯經多所訛舛志游西土訪求異本以參訂焉以三年冬抗表辭帝制不許即私遁自原州出玉關抵高昌高昌王麴文泰奉奘行資護送達于罽賓從僧伽論師決俱舍因明大毗婆沙等論至大林國從婆羅門學中論及異道典籍時婆羅門七百餘歲至僕底國從伏光法師學對法宗顯理門等論至那伽羅國從月胄論師學

衆事分毗婆沙至禄勤那國從闍那屈多三藏學經部毗婆沙及薩婆多部辨真等論至䟦闍國從毗那犀那三藏學二毗婆沙王有勝兵十萬雄冠西域奘與胡商八十許人渡殑伽河彼俗以人祀天奘與諸商被執以奘風度特異將戮以祭俄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暝彼衆震懼以奘為聖人遂釋之至中天竺遇大乘居士為奘開瑜伽師地即入王舍城彼預聞奘至具禮郊迎之安置那蘭陀寺寺七寶所成僧以萬數奘見上方戒

賢論師時春秋一百有六道德為西土宗師號正法藏國主以十城租賦奉之奘啓以求法意賢咨嗟流涕曰吾頃疾病且死忽夢文殊大士謂吾曰汝未應厭世後三年震旦有大沙門從女受道自爾已來今三稔矣於是慰喜交集有同宿契焉奘見王王給象車從者三十輩日供上饌饌有龍腦香乳蘇蜜及大人米米香聞百步然國產不多唯君長與后及主法上德與焉奘寓其國從正法藏窮探大乘秘奥日益智證云

乙未九年十月法師玄琬卒于延興寺遺表陳聖帝明王賞罰三寶不濫痛愍沙門犯法不應與民同科乞付所屬以僧律治之并上安養論三德論各一卷帝嘉納有詔傷悼遣皇太子臨弔敕有司給葬具唐敕葬沙門由琬而始

十一月詔曰三乘結轍濟度為先八正歸依慈悲為主流智惠之海膏澤羣生剪煩惱之林津梁品物任真體道理叶至仁妙果勝因事符積善朕欽若金輪恭膺寶

命至德之訓無遠不思大聖之規無幽不察欲使人免
蓋纏家臻仁壽比緣喪亂僧徒減少華臺寶塔窺戶無
人紺髮青蓮櫛風沐雨眷言凋毀良用憮然其天下諸
州有寺之處宜度僧尼數以三千為限其州有大小地
有華夷當處所度多少有司詳定務取德業精明其往
因減省還俗及私度白衣之徒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
必無人可取亦任其闕數比聞多有僧徒溺於流俗或
假託鬼神妄傳妖怪或謬稱醫巫左道求利或灼鑽膚

體駭俗驚愚或造詣官曹囑致贓賄凡此等類大虧聖教朕情在護持必無寬貸自今宜令所司依附六律參以金科明為條制

丙申十年皇太子問張士衡曰事佛營福其應如何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如貪惏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之言備矣為君明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祚永反是則禍至矣時太子有逆志故士衡因對以箴之

丁酉帝幸洛京下詔曰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論其宗也弘益之風各致然大道之興肇于邃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況是國家先宗宜居釋氏之右自今已後齋供行位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返本之俗暢於九有貽於萬葉京邑沙門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時有沙門智實者洛下賢僧也丰度儁穎内外兼明攜諸宿德隨駕表奏於闕口其畧曰僧某等言年廹桑榆

始逄太平之世貌同蒲栁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實等雖在出家仍在臣子之列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繫出自柱下宗祖之風形於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在僧尼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其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初無改易不立觀宇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令道士等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黄巾之徒實非老子之裔行三張之鬼術稟五千之玄言反同張陵

譸行章𪏁從漢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托老君之後即是左道之苗若在僧尼之上誠恐國家同流有損國化遂以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具陳如左帝壯其志於教遣宰相岑文本諭㫖遣之實固執不奉詔帝震怒杖實于朝堂民其服流之嶺表而卒年三十有八初實得罪有譏其不量進退者實曰吾固知已行之詔不可易所以爭者欲後世知大唐有僧耳聞者莫不歎惜

戊戌十二年尚書虞世南卒帝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與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過無日暫忘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顔而諍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帝賦往代興亡詩一篇輒歎惜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令褚遂良持詣世南靈帳讀畢焚之兾其神識感悟焉明年夢世南進讜言有如平生因下詔曰故禮部尚書文懿公虞世南德行純備文為辭宗夙夜盡心志存忠

蓋奄從物化忽移時序昨因夜夢倏覩斯人兼進讜言有若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用悲悼宜資冥神申朕思舊之情可即其家齋五百僧造佛像一軀出舊唐史本紀

秋八月詔三學秀異於弘文殿論議道士蔡子晃問法師惠淨曰法華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放光現瑞假遠開近為破二之鴻基啟一真之由致此其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始故曰序品第一晃難曰第者弟也為弟則不宜稱一言一則不應稱弟兩言

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生不省名義安能難人晃忙亂曲為之詞淨乘勝判折遂蒙慚而退淨雅與房玄齡厚善尤為太常褚亮所敬亮嘗謂人曰淨俯視安遠顧蔑生肇真當世獨步也及天竺三藏波頗那羅譯大莊嚴論詔淨筆授并敕趙郡王孝恭詹事杜正倫同監護

己亥十三年方士秦世英譖法師恵琳著論訕毀皇宗有旨捕琳琳知之變服自繫詣闕請譴制旨曰據爾論

有念觀世音者臨刑不傷今詳罪犯當坐大辟賜假七日爾可勤念之貴臨刑自免琳奉制一無所念至期詔問所念觀音感應如何對曰隋季失德四海沸騰陛下廓清寰宇道洽生靈琳自七日已來不念觀音唯念陛下帝訝其言遣御史韋琮問琳所以念朕之狀對曰觀音至聖垂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為拯救陛下御臨宸極萬國懽心文治至平靈鑒無外聖與觀音齊等所以唯念陛下且琳挺志盖弘宣釋氏之法以助皇化與民懽

報應畏刑罰而遠惡也琳何求而敢訕謗哉陛下察琳忠於所事則所謂臨刑自免若唯譏是信則琳伏尸無地琮奏其語有旨免刑流于益州法師著辯正論八卷為譖死于蜀百牢關未幾秦世英被誅矣

庚子　定嫂叔甥舅服

華嚴法師法順卒順生杜氏亦稱杜順如晦族長也長安萬年人以陳永定二年生少為隋文帝所重給月俸供之有病者師對之危坐少頃即愈或生而聾者順召

之與言耳即聰或生而瘂者順就與之語即能言或狂而顛者順使人領住向之禪定少選彼即拜謝而去又嘗臨溪隨侍者懼不可濟順率同涉水即斷流其神迹類如此而順隤然初不以介意尤邃華嚴宗旨帝素敬重之嘗引入宮禁導迎善氣妃主戚里諸貴奉之有如生佛集華嚴法界觀門弟子智儼尊者傳其教

傅奕感報於十四年秋卒暴而亡冥報記曰奕初與傅仁均薛賾同司太史仁均先死賾昔欠仁均錢五千未

償後夢仁均索討蹟問先所欠錢當付與誰仁均曰付與𣶒人又問𣶒人者誰曰傅奕也是夕馮長命少府亦夢同焉又多見先亡者問佛經之虛實彼曰實也曰傅奕毀法當受何報彼曰配越州𣶒人長命入殿庭告蹟蹟亦言如之時有唐臨在側蹟送錢與奕及告其夢不數日奕果暴亡或為𣶒犁中人也

相國蕭瑀字時文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入隋晉王妃實瑀姊官右千牛嘗疾不肯呼醫自信天命

嘆曰五更餘年則從此逝矣及晉王踐祚姊爲后聞其
言召責之以其不安小官後病損拜內史侍郎以直言
事頗爲煬帝憎隋亂瑀出爲河池郡守唐高祖入關以
書招之因挈郡歸封宋公委以樞要帝不名呼爲蕭郎
瑀家世貴胄自武帝以來皆奉佛清修瑀及其孫勉精
嚴尤甚太宗即位屢入相既而房杜得君事任稍分瑀
不能無少望嘗乞度爲僧帝許之瑀尋度不能而止事
兩朝凡五入相位年七十四薨瑀性忠鯁雅薄福貴善

屬文通儒梛顧輩皆高其才唐史稱之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寖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辛丑十五年五月戊辰帝幸宏福寺召大德道懿等五人賜坐諭以朔寺為專一追崇穆太后言發涕零懿及左右皆哽咽逡巡自製疏施絹二百疋自稱皇帝菩薩戒弟子令囬向罷顧謂道懿等曰頃以老子是朕先宗

故令名位在前卿等應恨恨也道懿曰陛下尊祖宗降
成式懿等蒙荷國恩安閑學道詔旨初下咸皆懽悦詎
敢有恨帝曰尊祖重親有生之大本故先老子以别親
踈之序非不留心於佛也自有國以來未嘗剏立道觀
凡有功德並歸僧舍雖往日操戈臨陣亦未始縱威濫
殺令所在戰場皆立佛寺至於太原舊第亦以奉佛朕
存心如此卿等想未諭也道懿等遽起趨謝帝曰少坐
此是朕意不述則人不知天時向熱寺宇未備令所施

可別造經寮令衆僧寬展行道

壬寅十六年三藏玄奘法師發王舍城入祇羅國國主郊迎之已而問曰而國有聖人出世作小秦王破陣樂試為我言其為人奘粗陳帝神武削平天下躬行堯舜之治其王大驚東向稽首曰我當朝覲與師偕行也奘因出所撰制惡見論似之王欽歎曰此論一出可謂日光既昇螢火奪明矣即以青象名馬助奘馱經而還

癸卯○圖功臣於凌烟閣

八月四日原州松昌鴻池谷忽有五石皆青質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士樂大國主尚汪譚奨文仁邁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風毛才子七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上不治示孝仙戈八為善原州奏于朝字初若不甚顯及羣公擬定遂粲然明著十一月辛卯有事于南郊詔遣使以玉帛詣原州鴻池谷祭之曰嗣天子諱祚繼鴻業君臨寓

縣宿興旰食無忘於政道德齊禮愧於前修天有成命表瑞徵符文字粲然歷數惟永既旌高廟之業又錫眇身之祚迨于皇太子治亦降貞符具紀李氏于石言仰瞻霄漢空名大造甫惟寡薄彌增寅懼敢因大禮重薦玉帛上謝寘靈之貺以伸祇慄之誠

乙巳十九年正月丙子法師玄奘賫經像歸于京師留守房玄齡館于宏福寺以表聞帝壬辰奘如東都二月己亥見于儀鸞殿帝曰師去何不相報對曰當去時表

三上以誠願微淺不蒙諒許無任慕道之至乃輙私行專擅之罪惟深愧懼帝曰師出家與俗殊隔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固不煩為愧但念山川阻遠方俗異心恠師能達也對曰奘聞乘疾風者造天地而非遠馭龍舟者涉江海而不難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溥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炎景之南聖威震葱領之外所以戎夷君長每見翔雲之鳥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斂袵而敬之況玄奘圓頂方足親承化育者耶既賴

天威故得往還無難帝曰此長者之言朕何敢當因廣
問雪嶺以西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迹
七佛遺蹤並博望之所不傳班馬無得而載者奘既親
游其地記憶無遺隨問而對皆有條理帝大悅曰師所
經一百餘國可盡掇其山川風俗撰大唐西域記以遺
後來不亦美乎奘奉詔將罷帝謂侍臣曰昔苻堅稱道
安為神器舉國遵敬朕觀法師詞吐溫雅風節貞峻非
徒不愧古人實過之遠甚司徒長孫無忌曰誠如明詔

道安雖高行博識然弘法之功固不如法師躬趨聖域討論衆妙究探宗極者矣時車駕將問罪髙麗聞法師之還期暫引見及對談論不覺日莫帝曰匆匆言不盡懷欲共法師東行省方觀俗指揮之暇别更談叙可乎對曰玄奘遠歸兼有疹疾不堪陪駕帝曰師向能孤游絶域今此行如跬步耳尚何辭對曰陛下東征六軍奉衛伐亂誅姦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無所裨助虚負道路之費且兵刃交戰佛制沙門不得觀視惟陛

下矜察帝嘉納而止奘因奏西域所獲梵本經論凡六百五十七部乞就嵩山少林寺為國宣譯帝曰朕頃為穆太后剏宏福寺極為虛靜可就彼翻譯所須並與玄齡平章奘因進曰百姓無知見奘遠歸妄有窺看不徒妨廢法務兼慮不測之患願得監門官以防釁隙帝悅曰此言可謂保身之計當為處分及罷即别有旨差官監護

丙午二十年七月辛卯法師玄奘表上新譯菩薩藏經

沙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大乘雜集論凡五部五十八卷請帝為聖教序降手勑曰省書具悉雅意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度門弘闡大猷蕩除衆罪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况佛道幽微豈能仰讚側請為序非己所聞奘重表請曰伏奉墨敕猥垂獎諭祗奉綸言精守振越玄奘行業空踈謬緇侶幸屬九瀛有截四海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實資朝化所獲

經論蒙遣翻譯見成卷軸未有銓序伏惟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苞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切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銓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睠冲邈不蒙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𢍰聞日月麗天既分輝於戶牖江河絶地亦流潤於巖崖雲和廣樂不秘響於聾聵金玉奇珍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此理重有干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

俱縣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鷄園奥典託英詞而宣揚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制許之

丁未　作翠微宫於終南山

是歲帝得秘讖云唐三世而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遂密召太史令李淳風訪其事對曰臣據術推之其兆已成今在陛下宫中矣逾三十年當有天下誅唐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殺之何如對曰天命不可易且真王者

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濫及無辜今既在宫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心慈雖受終易姓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戮之即當復生少壯嚴毒况又立讎則陛下子孫必無遺類帝善其言而止

戊申二十二年六月帝在玉華宫召法師玄奘至乃曰朕在京苦暑故就此宫泉石既凉氣力稍佳然憶法師故兹相屈涉塗當大勞也奘謝曰四海黎庶依陛下而生聖躬不安則率土煌灼伏聞鑾輿至此御膳順宜凡

預含靈孰不舞蹈願陛下永保崇高與天地無極玄奘
庸薄猥蒙齒召銜荷而來不覺爲勞帝以法師德業冲
博儀表絶倫欲令罷道共康庶政因曰昔三五帝王靡
不以六合務廣萬機事殷不能遍理故周憑十亂舜託
五臣翼亮朝猷弼諧邦國彼盛明之后且爾況朕寡昧
而不寄衆哲哉意欲法師脱緇服掛纁衣升鉉路以陳
謀坐槐庭而論道師意何如對曰玄奘微生伏奉明詔
稱三五之君不能獨治寄諸賢哲共而成之此陛下盛

德含光謙讓之詞在理則不爾也何哉使臣能至治桀紂栢靈之君豈無臣耶以此而言不必由也伏惟陛下聖哲之治一人紀綱萬事咸得其緒況撫運已來天地休平中外寧晏旨陛下不荒不矜不麗不侈兢兢業業雖休勿休居安思危為善承天之所致也餘何預焉請粗陳其梗槩陛下經緯八紘驅駕豪傑戡定禍亂崇闡雍熙聰明文思之德體元合極之姿皆天之所授無假於人一也敦本棄末崇儒尚德移澆風於季俗反淳政

於上古賦遵溥制刑用輕典九州四海禀識懐生俱沐
恩波咸遂安逸此又聖心自化無假於人二也至道旁
通深仁遠洽東逾日域西邁崑丘南盡炎州北窮玄塞
彫題鼻飲之俗卉服左衽之人靡不候風瞻雨稽顙屈
膝獻琛貢寶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三也
獫狁為患其來自久五帝所不止三王莫能制遂使渭
河為被髮之野酆鄗為鳴鏑之場中國陵遲匈奴得逞
殷周已來不能攘弭至漢武窮兵衛霍盡力雖收枝葉

根本猶存自是而後無聞良策陛下御圖一征斯殄傾巢倒穴無復孑遺幹海燕然之域盡入提封單于弓騎之人俱充臣妾若言由人則虞舜已來賢輔多矣何因不獲故知有道斯得無假於人四也高麗小藩失禮上國煬帝總天下之師三自征伐攻城無傷半堞掠卒不獲一人虛喪六軍狼狽而返陛下暫行提數萬騎摧駐蹕之强陣破遼蓋之堅城振旅凱旋俘馘三十餘萬用兵御將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無假

於人五也天地交泰日月光華和氣氤氲慶雲紛郁五靈見質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鴈朱草昭章雜沓無量億千不可徧舉皆應德而至無假於人六也明詔乃欲比喻前王寄功十亂切為陛下不取總復須才今亦伊呂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誠願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大悅曰師所陳並上玄垂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自致哉師既欲敷揚妙道亦不固違高志中書令褚遂良曰今四海

廓清九域寧晏皆陛下聖德實如法師之言帝笑曰不如此珍裘豈一狐之腋大厦必衆材共成何有君能獨濟法師欲自全雅操故濫相光飾耳因問比譯何經對曰瑜迦師地論帝曰明何等義對曰此彌勒大士所造明十七地義曰何謂十七地奘曰六識相應地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無伺地三摩呬多地有心地無心地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有餘依地無餘依地是為十七及標舉綱目陳列

大義帝深愛焉遣使取論入宮凡一百卷帝自詳覽覩其詞義宏奥非向所聞謂侍臣曰朕觀法師新譯經論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頃旣軍國務殷未暇委尋今而後知宗源杳曠顧儒道九流猶汀瀅之方溟渤耳因敕有司揀秘書手寫新譯經論各九部令宣賜九道總管展轉流布冀率土之内同稟未聞之法

司徒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奏曰佛教冲玄天人莫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入伏惟陛下至道照明輝光

昱日澤霑遐界化溢中區擁護五乘建立三寶致法師當叔葉而秀質間千載而挺生陟重險以求經履危塗而訪道見珍異俗具獲真文歸國飜宣若庵摩之始說精文奧義猶金口之新開皆陛下聖德所感臣等愚瞽預此見聞苦海波瀾舟航有寄況天慈廣遠使布之九州蠢蠢黔黎俱飡妙法臣等億刼忻逢不勝慶幸

六月帝撰大唐三藏聖教序成御慶福殿百官陪位宣法師玄奘升殿賜坐勑弘文館學士上官儀以序對羣

臣宣讀霞煥錦舒極褒揚之美其辭曰盖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潜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潜莫覩在智猶迷况乎佛道冲虛乘幽控寂宏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則彌於宇宙細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萬刼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

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原固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迹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迹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塗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

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

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

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

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

而逈出負千古而無對凝心内境悲正法以陵遲棲慮

玄門慨深文之訛闕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

真開兹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

孤征積雪晨飛塗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

川潑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露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窮歷異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飡風鹿苑鷲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于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奧義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騰于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教闕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焰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

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升升墜之端唯人所記譬夫桂生高嶺雩露方得泫其華蓮出緑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於是御筆親書綴于新經之首法師奉表謝曰六爻探賾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遠惟羲冊覩奥不測

其神遐想軒圖歷選普歸其美恭惟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廣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孤精舍盡入提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萬里恬天威如咫步匪乘千葉詣雙樹如食頃披揚三藏盡龍宫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㫖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宸尋蒙下詔勅使翻譯元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瀉缾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威

留神製序文超象繫之表理括衆妙之門忽以微生親
聞梵響踊躍懽喜如聞授記無任感荷之極手勅答曰
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内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
深慚鄙拙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表書謬
承褒讃循躬省慮彌益厚顔善不足稱虛勞致謝
時皇太子覩聖序遂撰述聖記法師進啟奉謝帝復覽
新譯菩薩藏經愛其辭旨微妙因詔皇太子撰菩薩藏
經後序其辭曰盖聞羲皇至賾精粹止於龜文軒后幽

通雅輿窮於鳥篆考丹書而索隱殊昧實際之源徵錄錯以研幾盖非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史振薫風於八埏德洽生靈激堯波於萬代伏惟陛下轉輪垂拱而化漸雞園勝殿疑旒而神交鷲嶺總調御於徽號匪文思之所窺極般若於綸言豈象繫之所擬由是教覃溟表咸傳八解之音訓浹寰中皆踐四禪之軌遂使三千世界盡懷生而可封百億須彌入提封而作鎮尼蓮德水迺帝里之滄池舍衛庵園接上林之茂苑雖復法性空

寂隨感必通眞乘深妙無幽不闡所以大權御極尊法
流而靡窮能仁撫運拂刼石而無盡體均相具不可思
議校美前王焉可同年而語矣爰自開闢地限流沙震
旦未融靈文尚隱漢皇精感託夢想於元宵晉后翹誠
降修多於白馬有同蠡酌豈達四海之涯取譬管窺寧
窮七曜之奥洎乎皇靈遐暢威加鐵圍之表至聖發明
德被金剛之際恒沙國土普襲衣冠開解脱門踐眞實
路龍宫梵説之偈畢萃清臺猊吼貝葉之文咸歸冊府

灑兹甘露普潤芽莖乘此惠雲徧霑翾走非皈依之勝業聖政之靈感者乎菩薩藏經者大覺義宗之要旨也佛修此道已證無生菩薩受持咸登不退六波羅蜜關鍵所資四無量心根力斯備盖彼岸之津涉正覺之梯航者焉貞觀年中身毒歸化越熱坂而頒朔跨懸渡而輸琛文軌既同道路無壅法師玄奘振錫尋真出自玉關長驅奈苑於天竺力士生處訪獲此經歸而奏上降旨翻譯於是畢功余以問安之暇澄心妙法之寶奉述

天旨徽表讃揚式命有司綴于卷末帝自是情信日篤

平章法義不輟於口與法師相得之深無時暫間凡衣

服卧具頻詔換易如家人焉

八月丙申賜奘百金磨衲并寳剃刀奘奉表謝畧曰忍

辱之服彩合流霞智慧之刀銛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

惱之魔佩以斷塵勞之網帝自伐遼而還氣力不逮平

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留神大教稍遂平復因問欲

植法門之益何所宜先奘對曰衆生寢惑非慧莫啟慧

芽抽植法為之資弘法須人即度僧為寂帝悦

九月乙卯詔曰隋季失御天下分崩四海塗炭八埏鼎沸朕屬當戡亂親履兵鋒亟犯風霜宿于馬上頃加藥餌猶未痊除比日以來方遂平復豈非福善之致耶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各度僧五人時天下寺三千七百餘所度僧凡一萬七千餘人

十月車駕還京師勑有司於北闕紫微殿西南剏弘法院留奘居禁中晝則陪御談論夜分就院譯經

十二月皇太子為文德皇后剏大慈恩寺成詔選京城宿望五十大德各度侍者六人入居新寺是月丙辰太子備寶車五十乘迎諸大德并綵亭寶刹數百具奉安新獲梵夾諸經及瑞像舍利等勅太常九部樂及長安萬年音樂京城諸寺花旛導引入寺帝御安福門樓執爐致敬經像過盡始罷皇情大悅

己酉二十三年四月帝幸翠微宮法師玄奘陪駕每談叙淵奥帝必攘袂曰與法師相值恨晚耳未盡弘法之

意夏五月不豫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入卧内囑曰公等忠烈著在朕心昔漢武託霍光劉備囑諸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必須盡誠輔導永保社稷無忌等叩頭流涕帝復執太子手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事汝無憂矣是年崩于含風殿年五十有三

唐史贊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

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有時闕略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

莫不歎息於斯焉

論曰君子謂立言之難其實非難特為好惡所欺耳如歐陽文忠公作太宗本紀贊雖筆高語竒傑出諸史至貶太宗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類中材庸主所為而不取予謂文忠責備之深而為好惡所欺也方貞觀之世天下昆蟲草木咸被其澤至於日月霜露所至之國皆欵關而修職貢獨高麗莫離支叛逆阻命太宗身任千載道德英雄之主其肯坐視

之留為子孫憂而不少假經略乎蓋其威德之盛其勢之必然非好大喜功之謂也昔黄帝平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後克太宗舉偏師而陰山平臨駐蹕而高麗服然黄帝高宗經孔子而未甞少貶文忠特以為太宗之疵庸詎非責備之過與以太宗盛德大業如此猶曲貶之將恐後之君子懷免貶之難而無意於功名也文忠徒欲高尚其事而不知此亦自蹈好大之失矣至於復立浮圖乃所

以和順道德而齊天地鬼神之心以開濟天下後世之人為無窮之益也文忠以為不當則是太宗暗於取舍矣使太宗果暗於此則當時房杜王魏之流亦因循尸禄而暗於取舍者耶或曰文忠慕韓愈為人故不得不爾嗚呼文忠何忍哉慕人毀佛而兼棄太宗之道德是不為好惡所欺耶孔子立名教者也老氏則非毀之及孔子刪禮則曰吾聞諸老聃云然孔子亦以人而廢言乎亦若世情之好惡耶况真佛也

者耶聖凡本有之體毀之乃所以自毀之也詎傷於真佛哉嘗聞文忠一昔夢為勇士數輩攝至太宗之庭太宗怒而責曰吾文武勲烈如此不能逃子之貶何也文忠震懼而寤後欲追改之而業已進書頒行矣遂不克改嘗慨然曰平懐寂難此殆非偶然而云耳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錄監生臣蔣繼煥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二

元　釋念常　撰

唐

庚戌高宗治改永徽字為書小名雉奴太宗第九子年五十六崩葬乾陵在位三十四年

一云三十六年　復以周公為先
或云三十年　聖孔子為先師

辛亥世尊示滅一千六百年矣

四祖道信大師示寂師姓司馬世居河内後徙蘄州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脱門宛如夙習既紹祖位攝心

無寐脇不至席者幾六十年隋大業末領衆至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師憫之教誦摩訶般若既而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中必有異人遂即引去武德中始居破頭山學徒奔湊嘗一日於黄梅道中逢一小兒骨相秀異師曰汝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師曰汝無性耶荅曰性即空故師默識其為法器令侍者詣其母求之出家母以夙緣故了無難色以至傳衣付法偈曰華種

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信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甞游廬山登絶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横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黙然忍大師曰莫是和上他後横出一枝佛法否師曰然貞觀末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師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者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師乃引頸就刄神色怡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歎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及是忽垂誡門

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於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謚大醫禪師云

壬子鴈塔成太宗二十二年上在春宮日天陰掌疼問及左右對曰應是太子洞玄下針處於是思報昊天追崇福業命有司擇地為母文德順聖皇后建慈恩寺凡十餘院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度僧三百員勅奘三藏為

上座威事如碑所載至今永徽三年帝用七宫亡者衣物財帛而建此塔於慈恩寺其基四面各一百四十尺倣西域制度而有五級并象輪露盤高一百八十尺層層中心皆葬舍利不啻萬顆上層以石為室南面立碑載二聖所製三藏聖教序記乃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筆也　西域之制以塔為方墳然有四類輪王一級聲聞四級獨覺十二級菩薩如來十三級各有所表也

癸丑四年禪師惠寛卒生楊氏父為道士號三洞先生姊信相生而知道終日凝然禪寂寛五六歲日與信相譚論俱非世事家世奉道寛獨不喜父詬厲使拜天尊寛不得已跪之鐵像蹶然崩壞舉族驚異因録每與信相所論言句先是龍懷寺禪師曇相臨終語弟子會曰吾報縁當生廣漢綿竹峯頂楊氏家後七年汝來見吾言訖而逝其後會頗忘之一昔夢相責以負約會驚寤遂造峯頂而扣其扉寛曰扣扉者誰會遽曰弟子會也

寛笑曰何以知吾而稱弟子會曰得師聲猶昔日聲也遂
相見其父出所録每與信相譚論示之蓋大莊嚴等論
會即奉寛再歸龍懐寺落髪由是神異日顯俗呼聖和
上其姊信相亦隨出家嘗因淨恵寺異僧入定滿寺紅
焰亘然而人未識之信相曰此火聚尊者入火光三昧
耳因入其寺入水觀一室湛然唯水不見其形異僧欽
歎以為得果時亦號聖尼寛十世為大僧今十生記存
焉累朝賜謚不一

甲寅五年中天竺國摩訶菩提寺遣僧致法師玄奘書并獻方物其辭曰微妙吉祥世尊金剛座側摩訶菩提寺諸多聞衆所共圍繞上座慧天致書摩訶支那國於無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木叉阿遮利耶敬問無量少病少惱我慧天苾芻今造佛大神變讚頌及諸經論比量智等今附苾芻法長將往此無量多聞長老大德阿遮利耶智光亦同前致問鄔波索迦日授稽首和南今共寄白氎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恠其少願領彼須經論

録名附來當為抄送木乂阿遮利耶顧知及法長辭還奘荅長老智光書其畧曰往年使還承正法藏大師無常奉問摧割不能已已嗚呼苦海舟沉人天眼滅遷奪之痛何可述歟昔大覺潜輝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遷逝鞠多闡其嘉猷今法將歸真法師次任其事惟願清辭妙辨共四海而弘流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玄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小三十餘部即日大唐天子聖躬萬福率土安民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化所

出經論並蒙神筆製序今所司抄寫國內流行爰及鄰邦亦俱遵奉雖居像季之末而教法光榮雖𥡴稽亦不異室羅筏逝多林之化也伏願照知頃信度河失經一馱今録名於後有便請為附來并有片物供養願垂納受

是歲特㫖度沙彌窺基為大僧入大慈恩寺參譯經正義基姓尉遲代郡人鄂國公敬德之姪右金吾衛將軍敬宗之子母裴夢掌月輪吞之而孕誕夕神光盈室甫六歲能著書初法師裝公於西域得一童子敏悟絶倫因攜之詣宗宗

呼基出拜奘使誦所著兵書且數千言奘數目童子及基誦畢奘紿之曰此古書耳宗末之信奘令西域童子覆誦之不差一字宗大怒以基竊古書罔已將殺之奘就丐出家基曰聽我御輦色晩膳即從出家不然寧伏斂死不為餓死奘愛其俊而許之遂從入道每覽疏記過目成誦義亦頓解善大小乘既參譯經從奘受瑜伽唯識宗旨著論凡百部時號百本論師然性豪侈每出必治三車亦號三車法師

乙卯六年五月法師玄奘譯因明論沙門神泰等各造義疏釋之法師栖玄者以其論宗尚藥奉御吕才才深藝之士也頗毁其文作因明注解破義圖輕薄者聽信之秋七月譯經法師慧立致書左僕射于志寧斥其謬辭曰聞諸佛之立教文言奥遠旨義幽深等圓穹之寥廓類滄波之浩瀚談真如之性相居十地而尚迷説小草之因縁處無生而猶昧況有縈纒八邪之網沉淪四倒之流而欲窺究宗因辨彰其理者無乃惑哉切見大慈

恩寺翻經法師惠基早樹智力夙成行潔珪璋操逾松
杞遂能躬游聖域詢稟微言擅三藏於胸懷苞四含於
掌握嗣清徽於曩哲扇遺範於當今寔季俗之舟航信
緇林之龜鑑者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
曰因明詮論難之旨歸序推邪之軌式雖未為玄門之
要妙亦非造次之所知近聞尚藥呂奉御以常人之資
竊衆師之說造因明圖釋宗因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
苟覓聲譽妄為穿鑿排衆德之正說任我慢之褊心媒

衎公卿之前覺諠閭巷之側不慙顔厚靡勞神勞數易炎涼心猶未已然奉御於俗事少閑遂謂真宗可了何異艬鼠見釜竈之堪陟乃言崑閬之不難蛛蝥覩棘林之易羅遂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無以異斯況大音希聲大辨若訥所以淨名契理杜口毗耶尼父德高恂恂鄉黨未聞誇矜自媒而獲搢紳之推仰也立致書其事稍息

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以其事寢作歸敬書并偈

繳譯經大德求畢其説於是法師明濬荅還述頌幷書極大尊嚴而訓呂才妄舉柳宣得書即劾呂才列奏其事有旨集公卿學士領才詣慈恩寺見法師受辭悔謝而退

丙辰改顯慶正月丙寅立代王弘為皇太子是日於慈恩寺齋僧五千員勅黃門侍郎薛元超主其事因問法師玄奘前代翻經之式對曰漢魏既遠未可詳論晉宋已來翻經皆有監閱詳緝之官故苻堅時曇摩難提譯

經黄門趙整執筆姚興時羅什譯經興及姚嵩執筆後魏菩提流支譯經侍中崔光筆授以至梁陳周隋之代並亦如之貞觀初年波頗那羅譯經先帝勅趙郡王孝恭詹事杜正倫監護今特闕如又大慈恩寺壯麗輪奐今古罕儔尚未建碑負道懐此二事願聞之於上也元超奏其語制可

是月壬申朝會中書令崔敦禮宣勅曰大慈恩寺法師玄奘新翻經論文義須精宜令左僕射于志寧吏部尚

書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黄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為看閱或不穩處隨事潤色朝罷遣內給事王君德報法師曰承須文人助翻經已為處分于志寧等其慈恩寺碑朕望自作不知師意如何且令相報朕奉㫖即率衆詣闕抗表陳請未幾高宗親製大慈恩寺碑文成遣長孫無忌徧示羣公其辭曰盖聞乾坤締構之初品物權輿之始莫不載形厚土藉覆穹蒼然則二曜輝天靡測盈虛之像四溟紀地豈究波瀾之

極況乎法門虛寂出生不滅之前聖教牢籠亦有無形之外故以道光塵刼化洽生靈緬惟王宮發迹蓮披起步之花神沼騰光樹曲髙堤之榦演德音於鹿苑會多士於龍宫福已罪之羣生興將滅之人代能使下愚抱道骨碎寒林之野上哲歛風身沒雪山之偈絲流法雨清火宅以辭炎輪昇慧日皎重冥而歸晝朕遊覽緗史詳觀道義福求刼者其唯釋教歟文德皇太后憑柯瓊樹疏派泉源德照塗山道光嬀汭流芬彤管彰懿則於

八紘甾訓紫宮扇徽猷於萬古遽而乾精掩月永戢貞輝坤維絕紐長淪茂緬撫奩鏡而增感望陟屺以何追仲由興歎於千鍾虞丘致哀於三失朕之罔極實有切於終身故載懐興緝翐斯金地郤背邠郊點千莊之樹錦前臨終嶽吐百仞之峯蓮左面八川皎池光而分鏡右鄰九達飛羽蓋以連雲抑天府之奧區信上京之勝地迹其彫軒架迥綺閣凌虛丹空曉烏煥日宮之泛麗素天初兔鑒月殿而澄輝蕙徑秋蘭疎亭佩紫芳岩冬

桂寑戸巀丹燈皎繁花焰轉心中之鶴幡標迴刹綵縈天外之虹飛陛參差含文露而棲玉軿簾舒卷網靨面而編珠霞班低岫之紅池冪泛烟之翠鳴珮與宵鐘合韻和風共晨梵分音豈直香積天宮遠慙輪奐閬風仙闕遥愧彫華而已哉有玄奘法師者寔真如之冠冕也器宇凝邃若清風之肅長松緬思繁蔚如綺霞之輝迥漢騰今照古之智挺自生知藴寂懷真之誠發乎齠齔孤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迥秀千齡架澄什而光後以

為淳風替古澆俗移今悲巨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永翳
遂投迹異域廣滄祕教乘杯雲漢之外振錫烟霞之表
滔天巨海浸驚浪而羈游亘地嚴霜犯悽氛而獨逝平
郊散敘衣單雪嶺之風曠野低輪肌斃流沙之日遐征
月路影對宵而暫雙遠邁危峯形臨朝而永隻思窮妙
境探賾至真心罄玄津研幾秘術通昔賢之所不達悟
先典之所未聞遂得金牒東流續將絕之教寶偈西徙
補已闕之文時瞻靈基栖心此地弘宣奧旨葉重翠於

祇林遠闢幽關波再清於定水朕之虔心八正肅志雙林冀延景福式資冥助奉願皇太后逍遥六度神游丹闕之前偃息四洲䰟昇紫極之境悲夫玉燭易徂促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馳六龍於晷漏恐波遷樹在移滇海以變桑田地是勢非淪高岸而為幽谷於是敬刻貞石式旌真境銘不録

三月庚申百僚奉表美揚聖製别詔禮部尚書許敬宗送碑文示法師玄奘甲子奘率徒詣闕奉表謝曰造化

之功旣播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而見情然則畫
卦垂文空談形於跕字設爻分象寔未越於寰域羲皇
之德尚見稱於前古姬后之風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
物成務闡八正以摛章詮道立言證三明而導俗理窮
天地之表情該日月之外校其優劣斯爲㦯矣恭惟陛
下金輪在運玉歷乘時化洽四洲仁覃九有道苞前聖
功茂乃神縱多能於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奩鏡即
掇招提俄樹勝幢乃敷文律若乃天華欵發膚藻波騰

吞筆海而孕龍宫掩詞林而苞鶴樹内該八藏外覈六經奥而能典宏而且密使祇園遺迹託寳思而彌高柰苑餘芳假瓊章而不朽豈直抑揚夢境昭晰迷途諒以鎔範四天牢籠三界者矣奘以其文宜得聖筆自寫因抗表懃請制不許再表遂許之

四月八日奘率京城僧尼備幢旛寳輦香花梵儀扣芳林門迎御製碑勅太常九部樂并長安萬年二縣樂戲及戚里侯王耆耋送之是日以雨不克十四日遂迎之

舊史本紀云帝御安福門樓觀法師玄奘迎御製大慈恩寺碑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帝望之大悅

五月法師玄奘寢疾勅尚藥奉御蔣孝章針醫上官琮專視病又遣北門使者伺氣候遞報消息奘因陳先朝以釋氏名位次道流之下先帝晚年許為改正又承𠢕初勅僧尼罪犯情難知者同俗法推鞫奘慮疾病委頓永隔天顏附內使以聞即日勅使報曰所陳但佛道名位先朝處分事須平章其同俗勅即為除落師宜安意

將息奘疾尋愈

十一月會天后難月命入宮祈福及分難神光滿宮自庭燭天因號佛光王即中宗也初帝嘗謂奘曰若生男子即聽出家至是奘奉表請許佛光王出家紹隆三寶制可

丁巳二月幸洛陽詔奘陪駕五月奘辭還陳留改葬父母敕有司給葬具

六月召法師惠立與道士張惠先辨二教先後大臣臨證惠先義負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髪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岩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遥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别僧云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祖遂入山

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麽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起曰師自何來曾識道信大師否曰即貧道是也融再拜請示心法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盡在心源一切戒定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自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幻夢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絶思絶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欠少與佛何殊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

亦莫息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造衆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縁皆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道融曰心既具足復誰是佛又誰為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融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縁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何由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易吾受璨大師頓宗法門今以付汝汝諦受吾言可止此山當有

五大士紹汝玄化祖付法已歸於雙峯師至顯慶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寺壽六十四臈月十一窆於雞籠山會送者萬餘人廣如傳燈具載

戊午夏四月追僧道各二七人入宫論議道士李榮以本際立義法師義褒徵曰既標本際為道本於際耶際本於道耶榮曰互得褒曰若道本於際際為道本則亦可際本於道道為際源榮曰亦通耳褒曰若本際與道互得相返則亦可自然與道互相法也榮曰道法自然

自然不法道褒曰若爾則道本於際本際不本於道矣榮意前言之失不復主義以他語嘲褒褒正色曰對萬乘之前立論申明邪正以簡帝心豈以他辭塵瀆天聽榮慚服帝嘉之令引榮退席揖黃頤對褒談論極莫而罷

是歲法師玄奘抗表辭入嵩山少林寺專意譯經降御札報曰省表知欲晦迹岩泉追遁遠而架往託慮神寂軌澄什以標令仰揖風規是所欽尚朕業空學寡靡究

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
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
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
戢來言勿復重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前賢見聞弘
益更可珍於即代奘進啟奉謝略曰昔季重蒙魏君之
禮唯叙睽離惠遠辱晉后之書才令給米未覩辭兼空
寂可舍之旨誨示大隱市朝之情故知人主之懷窮真
罄俗綜有該無超羲軒而更高儁曹馬而逾遠者矣時

奘公道震天下謀欲禁止舊經唯弘新典有禪師法沖者善楞伽宗旨雅為房梁公所重因見奘而諫之曰聞君將廢罷舊經不許弘宣此未可也法師頃依舊經入道今若棄舊崇新則法師亦當返初復依新經出家可乎奘悟而止

己未四年帝在合璧宫追僧道論義法師會隱立五蘊義法師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李榮黄壽不知名義茫如夢海雖事往返而廓落無歸遂勅道士立義於是李

禜立道生萬物義法師惠立問曰先生立道生萬物未審此道是有知耶是無知耶禜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既為天地之法豈曰無知立曰必若有知則合唯生於善何故亦生於惡既善惡升沉蕤雜混生則無知矣請試劇陳之如上古未開闢時何不早生今日聖明子育黔黎與之禜樂乃先誕共工蚩尤桀紂幽厲之徒而殘賊斯民耶人臣之中何不唯生稷契夔龍之輩而使飛廉惡來靳尚新莽之儔諛謟其君致邦國傾亂耶羽

族之中何不唯生鸞鳳嘉禽而更生梟獍惡鳥乎毛羣之中何不唯生麒麟騄騮復生豺狼豪䝟乎以至草木等類美惡不同既混糅俱生不別善惡則道無知不能生物云何得稱天地取法而生萬物乎據佛世尊窮理盡性之教則天地萬物是業衆生以業力故所感不同以善業勝者則琉璃為地黃金為道瓊樹蔭陌玉葉垂亭甘露充飡綺衣為座惡業多者沙壤為地瓦礫為衢稗飯充饑麻衣蔽體泥行雨宿霜穫暑耕皆自業所感

無人使之吾子心迷不識妄言道生一何可憫榮愕然
不知所對惠立乘機拂弄榮亦杜默遂赧然下座揖黄
壽前席立老子名義法師會隱以老子國家先宗既難
其名恐有觸犯即奏曰黄壽身預黄冠不知諱忌墟狐
社鼠猶事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後陛下老氏子孫豈
有對人子孫而公談祖諱至如五千言中大有好義壽
不能標列而說聖人之名計罪論別死有餘及帝肯首
曰固當別立義壽既遭沮挫慚汗失圖雖事言對而次

序乘越及罷帝曰朕覩二家之論宗旨竟未分明法師惠立驟對曰二家之論宗旨未明寔如明詔何則衆僧立義道士不識其源既耻無辭遂讟論謗語至如會隱立五蘊義黃頤以蔭名來難且蔭以覆盖為宗蘊以積聚為義如色有十一聚在色名之下識有八種積在一名之中舉總以收稱為蘊義若以蔭名見難義理全乖又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生來未聞此名論座雖登不知發問之處無以遮慚遂浪作餘語由是宗旨不明先

瀆天聽過在道士然佛法大宗因縁為最故云未嘗有一法不從因縁生耳如目見殿柱須具五縁一識心不亂二眼根不壞三藉以光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此縁方得見柱若曦光已沒龍燭未明縱有朱楹何由可見又如嘉穀陽和之月假水土人工則能萌芽夏盛獲中冬藏地陷縁不具故畢竟不生工人亦然内則業感為因外則父母為縁身方得生父母亦遠終無生理乃至羽毛萬彚悉亦如之故經云深入縁起斷諸

邪見由佛智慧窮法實相是稱無上正覺為人天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或計諸法自然即同此方莊老或言無因或云宿作並是邪宗不明法本又對御説依他遍計圓成三性之義及辭出宫少選敕内給事王君德傳宣曰師等因縁義甚好何不早論詰道士李榮等傳勅曰何不學佛經於是榮等羞縮為之氣塞

是歲帝勅奘三藏於玉華宫譯般若經至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纔畢凡六百卷進上帝嘉歎曰朕以軍

國務殷不及委讀今觀佛經之大若其瞻天望海莫測
高深以儒道九流方之如河瀅之類溟渤也而世云三
教齊致者是妄談耳
庚申屈僧拜俗詔帝初崇三寶後復憍慠四月十五日
下詔令沙門致敬君親僧曇恒請至十六日勅付有司
詳議是月二十一日大莊嚴寺威秀等上不拜表至二
十五日沙門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倫不拜表二十七
日宣等又上榮國夫人楊氏不拜俗啓及上叙佛教隆

替事狀大意是前朝代興替然後引經不拜俗文梵網
經云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禮拜不向父母禮拜六親不
敬鬼神不禮湼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
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
佛本行經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
禮佛足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并諸比丘足王聞佛
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足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
遮尼乾子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呰留

難者犯根本罪僧道宣尋白朝宰羣公伏見詔書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處之迹列聖𢋄規真俗之科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抗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遂閑放之美者哉

沙門威秀等謹録佛經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其文如左梵網如前順正理云國君不求比丘禮拜畧曰玄教東漸六百餘載上代皇王無不依經敬仰也僧

威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桑門割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同越情道仍㸦物伏惟陛下匡振遠猷提獎幽顯既已崇之於國亦以行之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居家之敬護法斯在提福莫先自然敎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奉表以聞於時上表者衆不煩具錄備如弘明集　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百僚於中臺將議其事京邑沙門道宣等三百餘人競陳狀啟紛諍不定有司各以表聞一右司

成令狐德棻等五百三十九人表請不合拜一右肅司平太常閻立本等三百五十四人表請合拜帝覽已下詔朕商確羣議沉研幽賾然箕潁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代固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所慈育彌深祇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又至六月八日京邑老人程士顒等上表略曰且高尚之風人主猶有抗禮豈惟臣下及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啟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

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拜俗之條

從茲泯定矣

辛酉改龍翔

癸亥帝苦風疾委政武后

甲子改麟德武后専恣

二月初五日法師玄奘寢疾命弟子大乘光録所譯經論凡一千三百三十有五卷造彌勒像十俱胝及疾革口誦色蘊不可得受想行識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至

意識界不可得無明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令左右同聲三唱南謨慈氏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顏南謨慈氏如來所居內院願捨壽必生其中遂右脇安卧而逝春秋六十有三是夕白虹四道自北亘南貫井宿直慈恩寺塔計聞於朝帝哭之甚哀顧左右曰朕失國寶矣輟朝三日自終及葬五降御札裒録遺典勤恤喪事儀異僧奉旃檀末香至請依天竺法用塗法師之體大乘光等以掩龕日久不欲

開其僧曰別奉進旨倘見拒即具奏遂啟龕而顏色如生香氣馥郁其僧塗耶恍然不見識者以為兜率內院人也夏四月勑準佛世尊故事歛以金棺銀槨塔於滻東門弟子神泰栖玄會隱惠立明濬義褒大乘光等皆法門龍象焉

道造偽經天皇甲子歲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真等東明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觀田仁惠郭蓋宗等將隱沒道書重更修改私竊佛經改換文句人法名數三東六道五蔭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品大小法

門並偷安道經并改長安經為太上靈寶元陽經改餘佛經別號勝牟尼經或云太平經等及改酒脯祭祀用乾棗香水以惑後人妖妄作矣沙門道世表聞以辯真偽其畧曰竊聞白馬東遊三藏創茲而起青牛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闡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救物檢之圖牒指掌可知所以發唱顯宗終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玄籍斯則不然唯老子二篇李聃親闡自餘經制皆雜凡情何者前漢

王褒造洞玄經後漢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二十四卷吳葛孝先造上清經晉世王浮造化胡經又鮑靖造三皇經齊朝陳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經梁陶弘景造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周武張賓之焦子順馬翼李運挑攬佛經一千餘卷隋輔恵祥改涅槃經為長安經笑道論曰道家妄註諸子三百五十卷為道經又按漢明帝時褚善信等總將道經諸子書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晉葛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灾之法凡

九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宋太始七年陸修靜荅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宫又檢玄都目録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為道經今玄都經目云依中陸氏所上之目乃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並未見據此前數目有無不同虚妄明矣增加卷目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言名山唱出或云仙

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
請問道士後世之經為是老子別陳為是天尊更說縱
其說也應有時方師資說處代年邦月復是如何如其
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須焚翦伏願當今明朝云
云由是郭行真等捨邪歸正啟願受具如佛道論
丙寅改乾封　尊老君為玄元皇帝　米斗五錢
丁卯大教東被六百年矣　用麟德歴
南山律師道宣卒師京兆錢氏父吏部尚書申母夢月

輪貫懐而孕又夢梵僧語之曰所孕者梁僧祐律師也處胎彌十二月而生九歲徧覽羣書十二善習文墨十五師日嚴頵公十六誦法華兩旬而徹十七落髮二十依首師進具戒三衣唯布常坐一食武德四年再依首師學律性好禪那期修正定頵曰戒淨定明惠方有據始聽未閉持犯焉識七年徙居終南紵麻蘭若始製行事鈔貞觀四年行般若三昧於清宫精舍經九十日龍化人形禮覲聽法沙彌染心顧眄其女龍怒欲害之念

師教誡頓息惡心攝毒吐井白師勿飲此水及往視之
其井涌沸又於雲際寺行此三昧前後二十會常感天
童為之給侍十九年偕奘公翻經弘福筆受潤文推為
上首永徽元年復居紵麻乾封二年春天人告師曰師
報緣將盡當生彌勒內宫十月三十日衆見空中旛華
交列異香天樂天人同聲請師歸覲彌勒上聞之詔天
下寺院圖形奉祀穆宗製讃曰代有覺人為如來使龍
鬼歸降天神奉事聲飛五天辭驚萬里金烏西沉佛日

東舉稽首歸依肇律宗主懿宗朝謚澄照師所撰删定僧戒本一卷今所行删定比丘尼戒本一卷注僧戒本三卷戒疏四卷注羯磨經二卷羯磨疏四卷行事鈔二卷比丘尼鈔三卷拾毗尼義鈔三卷已物輕重儀章服儀歸敬儀正行懺悔儀新學教誡儀各一卷法華義苑三十卷巳本釋迦方誌二卷佛道論衡四卷續高僧傳三十卷後續僧傳十卷廣弘明集三十卷三寶感通記三卷天人感通傳一卷大唐内典録十卷

戊辰改總章　詔僧道會於百福殿定奪化胡經真偽

百官臨證僧法明者預選入方三教首座議論紛紜明察其非是即排衆出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為作華言化之耶為作胡語化之若作華言則胡人未喜必作胡語既傳此土須假翻譯未審道流所謂化胡經者於何朝代翻譯筆授證義當復為誰於是舉衆愕然無能應者公卿列辟咸服其切當忻躍而罷有敕搜聚天下化胡經焚棄不在道經之數既而洛京恒道觀桓彦道等奉表乞留詔曰三聖重光玄元統叙豈忘老教偏意釋

宗朕志欵還淳情存去偽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寃而必録自今道經諸部有記及化胡事者並宜削除有司條為罪制

庚午改咸亨

癸酉上稱天皇后稱天后

是歲讓和上四月八日生有白氣六道貫天太史奏聞有德之象當應空門帝曰在何方位史曰安康分野有頃金州太守韓偕具表奏聞帝曰道人之德國之善慶

勅皆親詣撫恤蕉厚賜養育之費一家蒙之後長出家
果傳六祖心印住於南嶽先大教門也
甲戌改上元
乙亥是年五祖弘忍大師示寂師蘄州黄梅周氏子生
而岐嶷兒時有異僧歎曰是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
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盧居士者名
惠能自遠來叅師問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求何事
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曰人即有

南北佛性豈然師知其異乃訶之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經旬月祖知付法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將為巳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衣法皆付時會七百餘衆神秀居第一座學通内外衆所推仰秀亦自負無出其右者不復思惟乃於廊壁間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祖因行次見偈心知秀之所為因紿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道果衆聆

此語人各諷誦他日能在碓坊聞偈乃問同侶此誰為之同侶告以和上將欲付法各令述偈此乃秀上座所為能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侶共訶其謬妄能至莫命童子引至廊間能自執燭令童子於秀偈側寫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祖復見此默念必能之所為因故為之語曰此誰作亦未見性衆以師弗許皆莫之顧即於是夕潛使人自碓坊喚能至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隨機大小而引

化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法以為教門然以微妙祕
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迦葉展轉傳授二十
八世至菩提達磨大師屆於此土得可祖承襲以至於
吾吾今授汝并所傳袈裟用以表信汝善護持勿令斷
絶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
性亦無生能受畢乃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師曰昔達
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
乃爭端止於汝身勿復傳也且當遠引俟時行化所謂

受衣之人命如懸絲能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且止遇會即藏能禮足捧衣而出通夕南邁衆皆未知祖由是三日不上堂衆疑之因致問祖曰吾道行矣又問衣法誰傳祖曰能者傳之衆意盧居士名能必此人也共力推尋能已不在至有相牽而物色追之者祖既付法已復經四載而寂塔於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舊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王子以讓國出家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相傳授

達磨將衣鉢航海而來初至梁國武帝問以有為之事達磨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於葱嶺田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達磨傳惠可可嘗斷臂以求其法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姓周氏黄梅人與信並住東山寺世謂其法為東山法門

論曰舊史叙諸祖雖簡畧然大要與寶林傳燈之說皆合至謂達磨遇毒而卒及魏使復於葱嶺見之則

毒與卒果有之乎世稱五祖前身蓋栽松道者往見四
且將付以衣法俄惜之曰汝耄矣雖嗣化能復幾何
倘再來可也五祖因託質周氏無父而生母幾受禍
僅死而免四祖果忍死以遲其來畀以大法噫吾祖
出入死生正游戲耳自非果位上聖孰能與於此哉
丙子改儀鳳
北印度佛陀波利尊者至五臺清涼山逢一叟問曰爾
來何為利曰求禮覲文殊叟曰帶佛頂尊勝呪來否利

曰末也叟曰此土衆生滋惡而出家者犯四棄尤多不持此咒隨行逺來冀益能回取之以流此土可乎波利作禮而返以開曜元年取其咒至於長安有旨命日照三藏翻譯帝聞此咒靈驗特異祕之禁掖波利屢奏請布中外高宗不得已從之利即辭入五臺後不知所終時南天竺有菩提流志習頭陀行從耶舍瞿沙學道為西域宗師名震中夏帝聞風而悦之因使西域有詔敦請

巳卯改調露

庚辰改永隆

辛巳改開耀

壬午改永淳

是歲慈恩法師窺基卒世壽五十有一有詔傷悼御製畫像贊勑葬樊川北渠近奘公之塋基貌豐碩長八尺氣槩萬夫項上有玉枕十指紋皆盤折如印見者讋伏然心慈善誨人晚節祈生内院循戒彌篤嘗造玉文殊像及金寫大般若經皆瑞應初南山宣律師以弘律名

震五天感天厨供饌每薦基三車之玩甚不為禮基嘗訪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去天神乃降宣責以後時天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翊衞嚴甚故無自而入宣聞之大驚於是遐邇增敬焉先是奘公親授西域戒賢師瑜伽師地唯識宗而基盡領其妙恢廓源流天下後世尊之目為三乘法相顯理宗謂之慈恩教

隱士孫思邈卒年百餘善莊老及陰陽推步醫藥之術尤重釋典世稱孫真人焉

癸未改弘道十一月上崩遺詔軍國大事取天后處分

太子顯即位

法師玄惲卒惲字道世或云名道世以避太宗偏諱故以字行三學洞貫嘗慨教藏及古今圖史之博而學者難以備究因撰法苑珠林凡一百卷各開門類識者重其精博云

高宗於是年崩中宗即位數月天后廢為廬陵王幽於房州天后臨朝稱制是為則天明年七月沙門十輩詣

闕上大雲經盛稱則天當即宸極則天大悅賜十沙門紫方袍銀龜袋頒經於天下郡國各建大雲寺九月則天革唐命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

甲申中宗顯改元嗣聖二月改文明正月立韋玄貞女為后上謂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二月天后廢上為廬陵王立其弟豫王旦為帝居於别殿天后臨朝

則天武后曌改元光宅一云順聖曌并州文水人也父武士彠官至工部尚書荆州都督封應國公天后嘗為尼於感業寺時年十四天皇幸寺見而悅之選為昭儀進號宸妃帝崩后攝政立諸武為王甲辰大定及天后疾狄梁公仁傑等迎廬陵王登位明年乙巳崩於上陽壽八十一附之乾陵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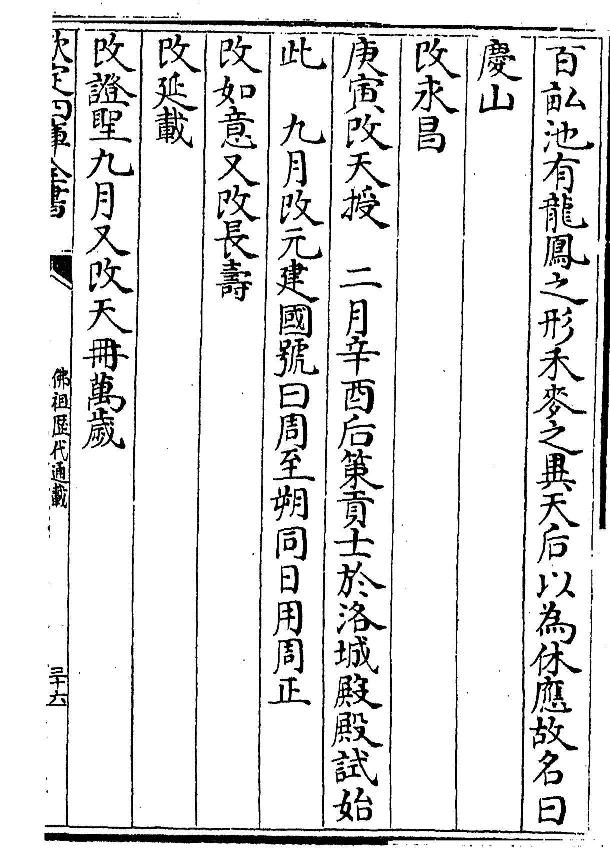
二十一年

改垂拱　制母齊線古者母亡朞年而已喪服篇云天無二日世無二主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制朞年禮也自天皇上元元年天后表請父在為母三年下詔依行至今垂拱始編入格

丙戌歸政於帝帝固辭后乃臨朝　始建明堂貞觀五年欲建明堂勅孔頴達等十人定議制度不成乃止天皇永徽三年宣問無式樣羣儒執議不定又止乾封三

年下詔又令羣儒取議復不克定而止焉至天后垂拱二年又取議羣儒創制垂拱四年正月五日功畢其制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三百尺而有三層下設四方中十二辰上設二十四氣鑄銕為槽二十四步為辟雍之水造舟為梁以通道路與前代制度有別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也

是年有慶山始出唐五行志曰垂拱二年九月雍州新豐縣有大風雷電震吼涌出一山高二十丈有池周三



百畝池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天后以為休應故名曰

慶山

改永昌

庚寅改天授　二月辛酉后策貢士於洛城殿殿試始

此　九月改元建國號曰周至朔同日用周正

改如意又改長壽

改延載

改證聖九月又改天冊萬歲

是歲則天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作七寶復聞于闐國梵本華嚴大經即遣使奉玉帛往求之并請彼國善梵學者一人隨經以來於是于闐主以實義難提此云喜學妙華嚴宗旨遣赴命則天見之大悅詔入大遍空寺同三藏菩提流志法師神測玄景復禮等飜譯華嚴則天時幸其寺親施供饌焉至聖歷二年十月八日功畢成八十卷

天冊萬歲元年詔沙彌康法藏於大原寺開示華嚴宗

旨方緒經題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停空久之萬衆懽呼嘆異都講僧恒奏其事則天悅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藏授滿分戒賜號賢首詔入大遍空寺參譯經

是歲詔嵩嶽惠安禪師入禁中問道與神秀禪師同被欽重則天嘗問安甲子幾何對曰不記曰何以不記安曰生死之身有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為況識心流注無有間斷見漚起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

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則天嘆美久之時安春秋百餘而天下之人稱為老安國師

丙申改萬歲登封又改通天萬歲

丁酉改神功

戊戌改聖歷迎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姚玄崇相

五月戊辰淨義三藏自西域還挾梵本經論四百餘部及金剛座真容舍利三百餘粒則天降蹕上東門迎勞安置佛授記寺未幾詔入大遍空寺同實義難提等譯

經證義明年十月譯新華嚴經成實義難提等奉表奏
上則天親製序引御太極殿宣示百官其護法弘通無
出天后之德矣法師姓張齊州范陽人家世珪璋十五
有西行志三十七歲方遂雅懷是年乃旋也
已亥天后重眉八字　慶山佛現敕建寺宇　李白生
庚子改久視　十月復夏正
詔斂天下僧錢日一文聚作大像於白馬阪宰相狄仁
傑上疏諫曰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念羣生迷謬

弱喪無歸欲令像法兼行覩相生善然今之伽藍制過宮室窮奢極壯刻繪盡功寶技殫於綴嚴瓌材極於輪奐工不役鬼物不天來既皆出於民將何以堪之且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捶楚游僧一説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慚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愚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尤多精舍化誘諄切倍於官徵法事供需嚴逾制勑膏腴物業水磑庄園倍取其多

不知厭數逃丁辟罪駢集法門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刼人財臣每念之實切悲痛昔梁武簡文捨施無莫及三淮浪沸五嶺烟騰列刹盈衢莫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主之功況比風塵屢擾征役稍繁還興此務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興建大像以勞費為名乎雖斂僧錢百未及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臣今兼採衆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普濟羣品是其用心豈以勞人而存虛

飾哉疏奏則天乃罷其役
論曰法師支遁曰沙門之於世也猶虚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内竟自無宅邦亂則振錫孤游道洽則忻然共萃蓋謂吾徒於天下固無事人也至末法敗道之徒苟安衣食者於狄梁公之論殆不可得而諱焉嗚呼是豈真沙門者所為哉疏謂如來設教以普濟羣品為心詎以勞人而存虚飾此不獨匡則天之失抑有以輔吾佛之正教也與夫

後世泛然排佛老以尚名者雲泥矣

辛丑改大足又改長安

則天將建大像御史張廷珪復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真如之果不可以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弘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徧於天下久矣蓋有為住相布施非最上第一布有之法何以知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

以用布施其福甚多不如有人於此經中受持四句偈等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說則陛下傾四海之財竭萬夫之力窮山之木以為塔寺極冶之金以為尊像勞則多矣費則甚矣其所獲福乃不若禪房之匹夫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為之法不足高也況此營建事因土木或開發盤礴峻築基階或塞穴洞通轉採斫碾壓蟲螘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憫蠢動而不忍害其生乎又役鬼不可惟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

宴朝殿莫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饑渴所致
疾疹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産而不忍苦其力乎
又營築之役僧尼是稅雖展轉乞丐窮之尤多州縣徵
輸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粥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
不洽豈佛標喜捨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産乎且邊
朔未寧軍裝日急天下虛竭海內勞弊伏惟陛下慎之
重之思菩薩之行為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其
福德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勤

於住相彫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哉臣以時政言之則宜先邉境畜府庫養人力以佛教論之則宜救危苦滅諸相崇無為伏惟察臣之言行佛之行務以理為尚無以人廢言疏奏則天大悦御長生殿名見廷珪賜以金帛

是歲詔賢首法師法藏於東都佛授記寺講新華嚴經至華藏世界感大地震動逾時乃息即日召對長生殿問帝網十重玄門海印三昧參合六相總别同異成壊

之義藏敷宣有緒玄旨通貫則天驟聞茫然驚異伸請再三藏就指殿隅金師子為曉譬之至所謂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師子則天豁然領解由是集其語目為金師子章初雲華寺儼尊者傳杜順華嚴宗旨藏執侍儼盡傳其教及儼去世藏以巾幘說法於是京城耆德連名抗表乞度為僧凡藏落髮受具皆則天特旨又嘗為則天以十圓鏡置八隅上下皆使相向中安佛像然燭照之則鏡鏡現像互相攝入及覩之者交羅齊現以表

剎海十界普容無盡之旨蔵没清涼國師澄觀宗其教天下學者宗之目為一念圓融具德宗謂之賢首教

壬寅　初試武舉

是年則天鑄像之費將具納言李嶠上疏諫曰臣聞佛法慈愍菩薩護持唯志利益羣生非假修崇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非假州縣祇承不能濟辦且天下編戶貧弱者衆或傭力客作以濟糇粮或賣田貼舍以供王役今造像錢數已有一十七萬緡若以散施

廣濟貧窮人與一千尚濟一十七萬户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廣人主亭毒之意則人神胥悅功德無量則天不納是冬像成率百僚禮祀

已巳中宗改神龍高宗第七子母曰則天皇后納狄仁傑諫正月張柬之桓彥範等五王以兵誅姦臣而迎帝即位遷則天於上陽宮冬崩二月復國號曰唐　老君為玄元皇帝景隆四年韋后安樂公主於餅中進毒上崩壽五十五奉相王旦即位

正月流房融於高州夏四月融於廣州遇梵僧般剌密諦賫楞嚴梵夾至刺史請就制止道場宣譯融筆授及

譯經十卷畢般剌復攜梵本歸於天竺
是月中宗降御札召曹溪六祖惠能入京其辭曰朕請
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幾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
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
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以表辭疾願
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當須坐禪集
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
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

卧是行邪道何則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朝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令得見性明道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學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乗小兒羊車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何謂大乗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

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内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説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説無生我説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住妙用恒沙簡禮辭歸闕表上師語帝咨美久之尋遣使賜袈裟瓶鉢等諭天子嚮慕之

意
丙午大通禪師神秀入寂中書令張說製碑曰譔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遂付法印一念而頓授佛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流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應

王霸之像合聖賢之度少為書生游問江表老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訓詁音參吳晉爛乎如襲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既獨鑒潛發多聞旁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法胥也自菩提達磨天竺東來以法傳惠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繼明重迹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翻飛謁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與真乘同轍縷指忘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師而成即然燈

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座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隸玉泉名在僧録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峯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覩岐陽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多也後進得以拂三有超四禪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畧則忌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

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縁盡閉發悳之後一切皆
如特奉楞伽逓為心要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久視年中
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趺坐覲君肩輿上殿屈萬乘
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
臣禮遂稱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
之一現然處都邑婉其秘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鴛
鷺四匝龍象三繞時熾炭待礦故對默而心降時診飢
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普霑於衆縁萬籟各吹於本

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至爾乎聖敬曰崇
朝恩代積富陽初會之所置寺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
寘寺曰報恩輒閭名鄉表德非擬屬厭諠華長懷虛壑
累乞還山既聽中駐久矣哀懣無他患苦魄散神全形
遺力謝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顧命趺坐泊如
化域禪師武德八年受具於天宮寺至是年丙午復終
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
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冰背榱崩梁壞雷動

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執親焉詔使弔哀王侯歸賵三月二日冊謚大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五日假安闕塞緩及葬之期懷也宸儴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龕仲秋既望還詔乃下帝諸先許𡨋遂夙心太常卿鼓吹導引城門郎監護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泫金襯登高駐蹕目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旛花百輦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即舊居後岡安神起塔國錢嚴飾賜逾百萬巨鐘盖

先帝所鑄羣經乃後皇所錫金榜御題花旛内造塔寺
尊重遠稱標絶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荆白霧積晦
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雙林變色泗水逆流至人
遺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龍華寺設大會八千人
度二十七人二祥練縞也成就西明道場數如前會萬
回菩薩乞施後宫寶衣盈箱珍價敵國親舉寵貴侑供
巡香其廣福博因存没如此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
法子永戀宗極痛慈舟之遽失恨涌塔之遐開石城之

歎也不孤廬山之碑焉可作竊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於河海不知河海之廣深强名其迹以慰其心銘曰頷珠内隱匪指莫効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静風識牽樂不入度門孰探法要偉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詣解却名假詣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者無量善衆為父為師露清熱惱光射昏疑與將住世萬壽無期奈何過隙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憶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

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告無學時岐王範及徵君盧

鴻一皆勒碑製碣舊唐史有傳稱沙門被王者禮敬古

未之有

丁未改景隆

神僧萬回入宮賜號法雲公館於集賢院給二美人奉

事未幾忽求閿鄉河水左右倉皇莫能得又曰第宂堂

前地可得也既得之回飲水畢湛然而逝賜號國公圖

形集賢院初回幼能三千里致兄書朝往暮歸因號萬

回高宗聞其名詔入宮度為沙門則天在位延之禁中賜錦衣令宮人給侍莊惠太子始生則天抱之示回回曰此西域樹精養之宜兄弟及安樂公主怙韋后將謀逆回遇之望塵唾曰血腥不可近未幾安樂果誅玄宗在藩嘗私謁回回拊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睿宗為相王每將出回必告市人曰天子來少頃而相王至其神異類如此示寂於長安醴泉里壽七十四矣

論曰法雲公嘗有偈曰明暗兩忘開佛眼不繫一法

出蓮華真空不壞靈智性妙用寄存無作功聖智本
來成佛道寂光非照自圓通熟味厥旨蓋大乘了悟
之言也而法雲特以小乘神異顯化至於佛菩薩出
世宏正法眼必涵光混世末始泄露密機直至臨終
方有付囑然則法雲章章顯異抑聖賢之權與
是年七月庚辰下詔曰釋典玄宗理均迹異拯人化俗
教別功齊自今每緣法事聚集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齊
行並集初太宗以老子為皇宗升於釋氏之上至則天

朝復在釋氏之下今此已往遂為永式令齊班並集云

國師惠安卒誡其徒曰吾氣盡將尸置林中迯野火焚之偶神僧萬回至與安握手言論其徒側聆俱莫之省至八日合户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其徒奉命舁尸林中果野火至闍維之得舍利八十粒五粒最巨而紫紅色光燄奪目詔留禁中云

是歲再詔于闐國三藏實義難提至帝降蹕迎勞備兩街法儀旌幢鼓吹迓之載以青象安置薦福寺難提風

神宏曠儀韻秀整善大小乘通華梵語
戊申泗洲大士僧伽詔入宮供養度惠儼惠岸木义三
人為侍者帝親書所居寺額曰普光王未幾還止薦福
寺明年京畿旱有旨命大士致雨僧伽以瓶水散灑即
有濃雲自所居而涌大雨傾注又明年三月示寂壽八
十有三神采如生敕就薦福寺塑身建塔即穢氣滿城
帝炷香祝之許送歸淮言訖異香郁然傾都歎異遂奉
全身歸泗洲普光王寺建塔帝嘗問法雲公萬回曰僧

伽何如人對曰觀音大士化身耳神化事迹具如蔣頴叔所著傳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於緇流或問師何姓即答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為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為寺額云乾符中諡證聖大師

已酉是歲召律師道岸入宮為妃主授歸戒因留禁中別日帝至諸師皆辟席岸獨逡巡長揖而已帝高其量圖形於林光宮御製讚曰戒珠皎潔慧流清淨身局五篇心融八定學妙真宗貫通實性維持法務綱紀德政律藏冀八傳芳像教因而光盛時以為榮焉

八月乙卯以高宗舊第興聖寺有柿樹天授中枯死至是忽重榮因大赦天下賜百官封爵普度僧尼道士凡數萬

九月詔三藏菩提流志於北苑白蓮池甘露亭譯大寶積經勅中書陸象先尚書郭元振宰相張説潤文經成凡五十九會總一百二十卷

庚戌是年三月勅東都留守韋安石賫詔起嵩山沙門一行赴闕行辭疾不赴遁入荆州當陽山舊唐史云行姓張氏初名遂剡國公公瑾之孫武功令擅之子少聰敏覽觀子史嘗詣道士尹崇借太玄經讀之數日而還崇曰此經精微吾尋積年尚未曉子宜研究無忽也行

曰已究其義因出所撰太衍玄圖并義決崇覽之大驚因與談其淵奥退謂人曰此後生顔子也由此知名於世初武三思慕其學行就請結交行遁匿辟之尋出家徧歷天下訪求異術至天台國清寺見别院古松數十門有流水行立門屏間聞僧於庭中布筭聲而語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來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引乎即除一算曰門前水當西流弟子亦至矣行返顧溪水果已西流遂承其言遽趨入再拜咨求其法彼盡

授與之遂洞歷象陰陽推步之學回入嵩山依普寂禪師叅決禪門宗旨及遍當陽山又從律師惠悟學毗尼凡經籍一覽畢世不忘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二